

纵 深

七八年没办过合法续批手续却依然坚挺 伤人广告牌究竟啥“身份”



倒塌的广告牌挡住了整条马路

审批:查不到记录

杭州市城管办景观处王处长告诉记者,这两年没有审批过此类广告牌,审批范围仅限店招店牌、两亭两杆、公交站和商场超市的户外广告牌。“之江路上单独设置的横跨广告牌之前已经全部拆除,现在就剩下那一块,因为它比较特殊,是附在限高架上的。”

那么,这块广告牌是什么时候审批的,审批的规格又是怎样的?记者联系了杭州市城管办设在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审批窗口负责人褚主任。褚主任说,去年10月,杭州市行政服务中心搬迁,他们对早年的档案进行了处理,只留了近两年的档案。这块广告牌的审批记录现在查不到了。

不过褚主任对这块广告牌有印象,他说:按规定每年都要来续批,这块大概有七八年没来办过续批了。当时来办审批的是杭州城建广告有限公司,后来也转制了,可能没人接管。”

监管:无法核对要求

如此巨大醒目的广告牌,莫非监管部门视而不见?

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市容监管科一位姓周的科员告诉记者,他们主要监管户外广告牌有没有按照审批要求设置,包括广告内容和牌面大小。如果不符合要求,他们将发抄告单到城管执法部门。

不过,这块广告牌他们查不到任何记录,

■记者 江南 文 通讯员 田中 摄

6月12日凌晨,横跨杭州之江路的一个限高架被一辆超高半挂牵引车撞倒,限高架上的一块30多米的巨幅广告牌随之倒塌,砸中了这辆牵引车和一辆别克轿车,导致3人受伤(本报昨天曾作报道)。

记者了解到,户外广告牌的管理涉及3个部门。杭州市城管办负责审批;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负责审批后的监管;杭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违法广告牌的处置。

昨日,记者从以上部门了解到,像这类横跨马路的广告牌两年前就被喊停了,而这块由来已久的广告牌已经有七八年没办过续批。

没有记录,也就无法核对具体的审批要求。

杭州市规定

每年必须进行安全检测鉴定

2005年7月1日起试行的《杭州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对户外广告牌设置的基本要求、安全检测等都作了详细规定。

设置的基本要求中:依附于公用设施的”包括灯杆、电杆、公交候车亭、电话亭、报刊亭,并没有限高架或此类设施。

根据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检测规定,设置期内的户外广告设施产权单位必须每年向有关专业检测单位申报检测;经检测鉴定符合结构技术及安全标准的户外广告设施,方可转入下一循环的使用。



救出被困人员送上急救车

“绿眼睛”:近600住客来自全球来头不小

■《温州晚报》范晨 王永胜 文 魏一晓 摄

在苍南的挺南山上,云雾缭绕,绿树成荫,宛如一个世外桃源。就在这座山的山顶上,有一所废弃的小学,几年前挂牌成立了一间神秘得几乎不为人知的收容所。收容所有点简陋,但里面近600位居住者却来头不小。

这里就是我省唯一一个外来物种收容所——绿眼睛外来物种收容所,里面收容有缅甸籍黄金蟒、马来西亚籍巨龟、美国籍佛罗里达鳖等诸多外来物种。



“镇所之宝”——全省最大的黄金蟒

住客:

好多都是生态杀手

上月底,一只湾鳄加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湾鳄被称为“现存最大爬行动物”,家乡远在东南亚。这条湾鳄被泰顺公安从野味店的餐桌上解救下来时,由于被胶带捆绑近一个月,嘴部略有变形。

见到陌生人,它就会发出阵阵低音以示警告;因为还是初来乍到,湾鳄的情绪得过几天才能慢慢平静下来”;“绿眼睛”的工作人员解释道。成年的湾鳄是天然杀手,捕食鹿、牛、猪的同时,还会袭击人类。

收容所里的5只幼年鳄龟,如果放到野外长到青少年,可达半米长,一两百斤重,不仅身披铠甲,还有力量极大的爪子和尖牙,几乎难敌对手。

很多外来动物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在经过漫长的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后,都形成了各自独有的生物链。一旦有一种外来动植物入侵,大自然还来不及为它安排天敌,它便会肆意繁殖、随意杀戮,整个生物链将难以为继,甚至会造成生态灾害的惨剧。

伺候:

享受泡澡、太阳浴

近600位“住客”,单是一年的伙食费就得花去三四万元,而伺候它们吃喝拉撒的活儿,都压在“绿眼睛”工作人员的身上。

“镇所之宝”——全省最大的黄金蟒,

在收容所里享受到的是VIP级别待遇。太阳出来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搬着它那已达50斤重的身躯,让它和各类乌龟朋友们一起,到阳光下享受一回太阳浴。

“冬天的时候,黄金蟒会移居到专为它准备的保温箱里,温度、湿度都是实时测量的。”绿眼睛环保组织理事长方明和介绍说,别看它粗大,却精贵得很。去年冬天,它还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20度左右“最舒服”的温水中,享受了一回泡澡的快乐。

不仅如此,黄金蟒的饮食也得到了特殊料理,虽然它几乎一个月才进一次餐,但吃的鸡、鸽子却都是菜场里最新鲜的。正因为得到如此悉心的照料,黄金蟒在这里一住就是2年多,经历多次蜕皮,才长成如今这4米多的伟岸身躯。

距离:

游走在熟悉和陌生之间

方明和说,对待收容所里的动物,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才是最美又最难的事情。

对送来的成年野生动物,需要“近距离”,得洞悉它的一切习性,但又得随时防止受攻击。每一次开笼,都是一项技术活,需要规定的时间、熟悉的人、熟悉的动作,甚至抓野生动物的部位也得是相同的。

“让野生动物温驯下来,其实和人一样,需要给它安全感。”方明和说,比如黄金蟒,如果一个动作失误,惊到它,它极有可能开口咬人,而如果咬了第一次就会有

第二次。

对未成年的野生鸟类则又是另一种情况了,保持距离才是正确的方式。方明和说,把幼鸟养大,它们就会把工作人员认成妈妈,这样要是放生,在野外就很难存活。

正说着,一只幼年猫头鹰一点都不怕生地跳到工作人员的手上觅食。“这样就比较麻烦,它只能呆在收容所,今后供人参观了”,方明和说。

归宿:

既有训飞放生,也有安乐老死

绿眼睛外来物种收容所的动物一般有两种归宿。对于不能放生,不能送其回国的,甚至是动物园都不要的外来侵略物种,只能让它们在此老死。

而对已经长大或者是康复完全的当地野生动物,尤其是鸟类,在成年之后先会进行一段训飞练习,直到它们的翅膀“力度足够”,然后一到适合时机,就让它回归大自然。

“很多外来侵略物种,它们在当地就属于人道毁灭的类群,现在温州的一些环保人士将它们从餐桌上救下来放到这儿,直到它们老死,我们会把它们埋了”,方明和说;在这里安乐地生活然后死去,总比被人吃掉好。”

如果死去的动物是稀有品种,则它们还将要承担起另一份责任,绿眼睛环保组织会联系金洲动物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将其制成动物标本,供展出和宣传之用。